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六

崑山顧炎武寧人輯
成都龍萬育燮堂訂

兵事

泉州 明正統中建昌人鄧茂七聚眾殺人縣官捕之
遂拒捕率黨劫上杭汀州十三年越杉關攻光澤縣大
掠順流而下攻邵武掠庫藏數日至順昌縣時尤溪爐
主將福成亦號集爐丁劫財聚眾旬日至數萬人襲尤
溪與茂七聲援遂攻延平合拒官軍官軍皆沒御史丁
宣等發牌招之茂七等殺貢牌使者據王臺地方立總
甲里長殺張都司勢益熾遣賊將陳敬德由德化寇永
春永春民郭榮六擊破之餘賊吳都總等分寇諸縣

卷九十六

福建六

近望風降附將攻郡城郡守熊尚初請調衛兵未下自
提民兵與晉江主簿史益常陰陽正術楊仕洪拒於城
南古陵坡被執皆死之巡按御史張海上其事 上遣
都督劉得新陳榮與都御史張楷等親諭務要剿滅盡
絕陛辭又諭你每不可遲福建一方百姓望你們來救
他務要將賊人殺滅盡絕楷等分道入閩乃平諸賊兩
賊首赴京八閩始定

宏治四年漳平盜溫文進寇安溪攻陷縣治永春南安
郡城一時騷動副使司馬聖督官民兵討平之
正德中廣東盜屢寇南安永春德化安溪等縣

嘉靖元年秋廣東盜犯永春

二年正月辛亥泉兵與廣東賊戰於高秋敗虜泉州衛
經歷高彥乙酉漳泉合兵復戰於安溪之霞材擄漳州
府通判施福七月賊入興化

三年十月按察司僉事聶琪督六縣兵合擊賊於德化
之小尤中圍殲之

二十六年賊寇陳日輝聚眾據安溪覆鼎山小大尖白
葉皮諸岡是冬寇同安分巡僉事余熿督兵討平之
時漳州月港家造過洋大船往來暹羅佛郎機諸國通
易貨物海道不靖是年新設總督閩浙都御史厲禁通

卷六

福建

二

番獲通番者九十餘人都御史朱統行海道副使柯喬
都司盧鏗就較場悉斬之尋論發喬鏗皆擬重典後恤
刑郎中陸穩乃奏釋之漳泉等又通倭倭亦以巨航至
漳泉人往往有詐負其直者遂生嫌隙而倭患萌矣
三十五年倭自福清海口入寇泉州衛指揮童乾震引
兵迎戰死之倭復至郡城下陷崇武入永春安溪
三十七年四月倭犯安平市陷福清南安惠安知縣林
威禦賊於鴨山死之遂犯郡城

三十八年倭犯郡城同安

三十九年陷崇武入永春七月陷安溪

四十年倭掠同安晉江仙遊叛民呂尙四聚黨攻陷永春擄知縣林萬春賊褚鐸攻南安執招撫千戶王道成遂攻德化知縣張大綱戒壁嚴壘乘機出戰大破之直追至巢尙四走死擒鐸二賊悉平

四十一年二月倭陷永寧衛 是時土賊謝受夫等並起擄人發塚挾贖指揮毆陽涼叅將黎鵬舉等合兵連破七砦斬賊首常老等六月涼遣人撫諭其黨夜解散萬餘人黎明進擊擒江一峯李五官等斬之 十二月廣賊陳紹祿等二千餘人犯永春先是倭在福清未回者適浙直總督遣叅將戚繼光領金華兵來援興化次

宏路驛一夜勦之兵無所犒賞尋還浙江新倭自海口登岸遂攻圍興化城數月時都督劉顯屯江口距城四十里不敢進遣五兵詣城約援爲倭所獲殺之以從倭漢人詐爲劉兵入城分守叅將翁特器叅將畢高並中其計十一月二十八日夜五人在城殺人倭乘亂攻城城遂陷據城三月凡殺署印同知一人士夫十餘人家小民無數至正月始去屯平海衛 上命戚繼光以都督總兵福建提浙江兵未至時廣東總兵俞大猷奉遣應援以南贛兵爲軍門所留新募漳兵未可以戰惟先把截 港毋合船得脫去指揮毆陽涼奉遣應援與

賊戰於平海之東蕭死之四月戚兵至遂直抵平海衛
城破其巢殲滅無遺

四十二年十月倭復攻仙遊五十餘日時浙兵史番未
至戚總兵俟久恐城中力竭乃率見在兵破其西寨遂
與譚巡撫連兵盡破其東南二寨賊遂潰

四十三年正月賊入泉境攻安平戚總兵兵續至賊聞
引去戚追勦直至漳州賊復奔潮州爲廣東總兵俞大
猷截殺無餘

四十五年春有倭船百餘徒突至永寧戚總兵截殺之
隆慶三年四月倭二百餘犯同安分巡僉事蘇愚遣指

卷十六

四

押張音峯督土兵往殲之自是倭絕迹矣

興化 嘉靖二年七月廣寇申大總犯莆田典史汝良
戰死

三十七年四月倭犯府城自是連歲入寇

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倭陷府城同知奚世亮
訓導劉堯佐死之賊復破平海城罷遊巡撫逮翁分守
謫戍

漳州 正統十四年鄧茂七黨楊福陷漳浦南靖長泰
龍巖又圍漳城漳州衛指揮顧斌敗走之

嘉靖二十九年贛州峒寇李文彪等作亂漳州府通判

謝承志率兵禦之爲所獲

三十五年十月倭犯詔安

三十六年六月海寇謝策許老等焚月港

三十七年冬有海寇謝老洪老即洪等誘倭三千餘人

船泊浯嶼次年正月由浯尾渡浮宮直抵月港奪港中

大船散劫八九都珠浦及官嶼等處復歸浯嶼自是連
年劫府屬各縣

三十九年五月饒賊張璉僭稱偽號襲陷雲霄城是年
龍巖南靖平和詔安各處俱被倭饒殺掠草寇乘風竊
發郡無寧土

四十年正月月港二十四將反先是丁巳年間九都張
維等二十四人共造一大船接濟番船官府莫能禁戊
午冬巡海道邵柳差捕道林春頌兵三百捕之二十四
將率眾拒敵殺死官兵三名由是益橫遂各據堡爲巢
旬月之間附近地方效尤各立營壘各有頭目名號曰
二十八宿曰三十六猛是年春攻破虎渡城又攻田尾
城合浦漸山南溪諸處濱海之民害甚於倭是年龍溪
縣二十三等四都並海滄石美烏礁等處土民俱反閩
五月饒賊襲陷鎮海衛八月陷南靖縣
四十一年三月饒賊復入南靖縣 十月海賊吳平引

倭襲陷元鍾所

四十二年十二月龍岩縣土賊蘇阿普曹東田等作亂
殺漳平知縣魏文瑞

四十三年二月倭賊數千人自興化仙遊縣來總兵戚
繼光追至無象鋪大破之斬倭首三百餘級是年斬二
十四將賊張維

四十四年勦殺龍頭嶼賊首曹東田馬湘等

四十五年五月吳平夥黨林道乾等犯詔安十月總兵
戚繼光勦滅之

隆慶二年吳平夥黨賊首曾一本犯詔安九月復寇饒

卷九十六

福建六

六

平詔安副總兵張元勦領兵由陸路截殺於鹽埕又大
敗之於大牙澳

三年五月曾一本賊船數百屯於雲蓋寺柘林等灣聞
廣軍門會兵於六月內進兵勦滅之邊境始安

萬曆十一年四月奸民吳雙引等謀亂誅之

二十年二月長泰縣民董公等反獄劾知縣李學詩不
死捕得誅之

福寧州

自嘉靖三十四年以後倭無歲不犯州境三十八年三
月倭數千攻州城署州事武平縣知縣徐甫宰悉力禦

之倭退四月陷福安丁巳參將黎鵬舉自崙山衝倭舟
爲兩截壓沉其一舟追馳三沙至火燄山以火攻大破
之六月鵬舉被逮去七月倭破桃坑砦八月連攻柘洋
堡不克

四十年三月倭據云淡門十月陷寧德

四十一年八月浙江叅將戚繼光帥募士八千殲倭衆
千餘於橫嶼

四十二年五月倭寇流江沙埕烽火砦把總朱圯率舟
師破之把總王如龍追倭賊於小石嶺大破之
四十三年四月叅將李超破倭賊千餘於水灣

卷九十六

福建六

七

沈鐵上南撫臺暨巡海公祖請建澎湖城堡置將
屯兵永爲重鎮書

謹陳爲澎湖處置起基善後永固閩疆事紅夷潛退大
灣蓄意巨測征兵調兵殊費公帑昨借陳移檄暹羅委
官宣諭約爲共逐一節未知可允行否若澎湖一島雖
僻居海外實泉漳門戶也莫道紅夷灣泊卽日本東西
洋呂宋諸夷所必經焉地最險要山尤平坦南有港門
直通西洋紅夷築城據之北有港門名鎮海港官兵渡
彭居之中間一澳從南港門而入名曰暗澳可泊舟數
百只四圍山地人云可開作園栽種黍稷瓜果等物牧

養牛羊牲畜未可遽墾爲田以山多頑土無泉可灌故耳今欲使紅夷不敢去住澎湖城諸夷不得往來澎湖港其策有六一曰專設游擊一員鎮守湖內二曰招募精兵二千餘名環守湖外三曰造大船製火器備用防守四曰招集兵民開墾山蕩以助糧食五曰議設公署營房以妥官兵六曰議通東西洋呂宋商船以備緩急此六議似當斟酌舉行者夫澎湖險地什倍南澳南澳地在海島風盜藪也萬歷初年撫臺劉凝齊公祖移會廣東制臺題設副總兵坐鎮於中祇合兵民完叙田土開關屹爲海邦重鎮俾夷不敢窺伺漳潮賴以安枕信

明驗矣今澎湖可做而行之請設游擊一員坐鎮湖內仍設左右翼把總哨官爲之輔佐擇閩中慣歷風濤諳練水路者充之無事則演藝守汛有事則料敵出奇俾諸夷不得窺中土併議久任責成凡兵之進退糧之出入咸遊擊是賴三載加銜六載成勳特陞大將每歲或委廉幹佐貳不時查點如兵士有虛捏月糧有尅減叅處查究追出銀兩以充兵餉庶知勸懲永奠沃壤殆與南澳一鎮並爲閩中屏翰矣此設遊擊之策一也夫有官守必有兵戍守哨探之兵非二千餘名不可每名月糧九錢此定例者其糧餉或出自漳泉二府或支自

布政司原原有定議沿海濱捕魚之民慎擇以充之或撥出洋遠探若干名遇賊則攻擊之或撥港內守城若干名有警則應援之遊擊標下親兵與把總哨官人役各自另設不許占用水陸戍兵一人不許虛昌戍兵月糧一分其月糧按季開支該道委海防館照名數鑿鑿包封逐名唱給不許將官總哨代領以防剋減尤不許防館吏書需索常例以奪兵食此遊兵營堡宿弊亟宜申明禁革之凡汛地之守探具數總報院道以便查考夷情之緩急飛報院道防館以便調度一或誤事自有軍法庶水陸並進犬牙相制彭島一帶可保無虞此議

戍兵之策二也夫各寨遊船每板薄釘稀委官製造價銀十不給半一遇海濤便自潰裂安可出戰今宜令駕船者領價監造每船歷幾汛方許修理載幾汛方許改折而折造僅給半價則造船駕船均出一手或不敢以敝漏之舟自試蛟龍之窟耳若火藥丸紅夷所懼者申左所火攻已破其胆大舟四集自爾宵遁則火器當多備明甚而大銃大船尤不可少者宜造大船十餘隻安置大銃十餘門布列港口俟賊至夾攻之夷酋憚我長技不惟不敢侵我疆土且遠遁無敢再出矣此議造船火器之策三也澎湖山地雖云頑土不堪墾田乎而遍

度膏腴之區或可佈種禾穀者卽黍稷麻豆甘蔗果木
均可充兵民口食之需須廣招同安海澄濱海黎庶乏
田園可耕者多四五百人少亦二三百人俾孥黎鋤種
子以往就居撥地聽其墾種每人量給二三十畝仍帶
妻子方成家業併畜牛羊捕釣漁利少資餬口仍禁遊
擊總哨各官不許索租粒食各戍兵下班之日有能用
力種植者亦聽之明示十年以內決不抽稅俟十年以
後田園果熟酌量每畝抽銀二三分以爲犒賞官兵之
用務使民兵相安永遠樂業此議招民開墾圍地之策
四也若官旣守海必有公廨居之戍兵寓民亦須藉營

房寮舍爲藏身計今計蓋遊擊府公署或在鎮海港口
或在娘媽宮前當查舊基擴充之標兵量撥百名環列
左右仍設倉廩數間爲貯糧之所擇寬廣爲教塲以備
操練而暗澳口相對二銃城及東北面大中墩各量置
營舍以爲守禦方免各兵暴露船兵營兵輪流撥用少
均勞逸卽招募種植居民就令自蓋房舍或官量給房
價咸附兵營居住相依爲命守望相助此議設官廨兵
營之策五也夫澎湖大灣上下官兵船隻把港則番船
不許出入紅夷不許互市無待言者然泉漳二郡商民
販東西兩洋代農賈之利比比然也自紅夷肆掠洋船

不通海禁日嚴民生憔悴一糶豪右奸民倚藉勢官結
納遊總官兵或假給東粵高州閩省福州及蘇杭買貨
文引載貨物出外海徑往交趾日本呂宋等夷買賣覓
利中以銷礦器械違禁接濟更多不但米糧飲食也禁
愈急而豪右出沒愈神法愈嚴而衙役賣放更飽且恐
此輩營生無路東奔西竄如李且黃明佐之儔仍走夷
鄉代爲畫策更可慮也不如俟澎湖設兵鎮後紅夷
息肩暫後舊例聽洋商明給文引往販東西二洋經過
澎湖赴遊府驗引放行不許需索阻滯回船之日若帶
有夷人在船卽拿送上司以奸細論庶可生意飽商民

卷六

福建六

二

之腹亦可以夷貨增中國之利俟澎湖設官建城之後
可徐議爲之此議通商便民之策六也以上迂議六款
前五款似可爲澎湖善後之一助後通商一款亦聊備
後日通變之微權伏望憲臺不棄迂朽仍會藩臬巡海
守巡司道泊總兵副叅等衙門面議停妥一面題請一
面舉行非但澎湖一島堪與南灣並稱重鎮而入閩土
民永有攸賴矣

郭造卿閩中經畧議

閩經畧之大者繫於督鎮蓋閩之巡撫自正統前侍郎
楊勉始也至成化末王繼而後或罷遣矣嘉靖間胡璉

朱紉王忬兼閩浙巡視事平而不常設專設自阮鶚始
未幾而兼提督軍門矣璽書居漳則於防山寇爲跡居
省城調度則去南粵太遠以地理較之沿海州縣通潮
汐者六縣而抵大海者十五縣耳尙有重巖疊嶂者三
十七縣爲盜賊穴窟者何乃遺之手然諸縣屬之南贛
軍門建邵延三府及福興漳泉州縣皆當居中緝較而
四出哨應然後可也置節鎮與立省會不同省會取舟
楫所集以爲民生便節鎮取道理所均以爲控制便也
如總兵鎮東則鎮軍門無如泉左興右漳其巖高如首
中而加廣五百十九丈且無省城九山泉及諸公署而

閩閩星聯科甲鼎盛壯哉郡也宜爲鎮者一閩邵城大
者三福也建也泉也皆昔僭僞所都故恢闢若此歷考
循據而泉於唐末王劉陳三姓尤久故其城尤大而
富上游之衝宋末蒲壽庚元末那兀郡納賊酋所據流
毒福興甚熾爲無重臣鎮之耳今福有三司三縣建有
都司二衛而泉獨一縣一衛以制甚大易據之郡他日
之憂當不下於唐宋元之季世矣宜爲鎮者二沿海州
郡外衛備倭者一其帶守禦所不過一二三耳獨泉外
衛一而帶所五及十五巡司獨多於他郡者蓋其濱海
最廣而其地重故也宜爲鎮者三沿海國初島民多內

徙而泉同安之嘉禾涪州諸島不徙 二守禦所及鹽場
諸巡司居之邇來所城陷其一矣且 外嶼澎湖最大有
三十六島與琉球直視他島爲獨遠 不預爲之所漸爲
海寇所據則其巢難攻往年之覆轍 可鑒宜爲鎮者四
夫均閩海也而漳潮多寇者爲私通 多而嚮道熟救援
便耳故南粵甚多而閩漳亦多泉次 之其北邑惠安而
上非爲鹵掠不徙之矣故惟梅州雲 霄月港海滄桑嶼
劉店及同安晉江二三海壘也 璽書鎮漳亦爲此耳
今安邊館又開番市匪軍門鎮之如 戎心叵測何但鎮
漳則反側不安是急而之海也居會 城則去此遠而彼

無忌矣惟居泉彈壓此輩其勢易於 搜捕且令會城
南不敢睥睨焉宜爲鎮者五海上難 以里度惟視風之
順遂若沿海之陸其程可計省城南 行六驛至泉漳城
北上至泉九五驛則其道理稍均可 通上下羽檄而左
右策應不至於後時宜爲鎮者六夫 上下各去四郡在
山海分言也其實建連福州汀連漳 州而郡延居興泉
之直北卽汀爲閩西極邊泉至其界 五百五十里若汀
至福州則千餘里也故其由水至延 平又陸抵泉四百
里其由漳至者陸路七百餘里耳延 田東溪下邵由西
溪下皆會於延而入泉泉屬德化西 至延界二百餘里

北至福之永福二百餘里卽福雖隔府而其西北古田
閩清皆可由永福入泉非惟漳泉便而福建邵汀延益
無不便也宜爲鎮者七閩驛詳於通衢而深山茂林獨
少是以官吏罕至而奸宄連亡沙龍鄧寇猖獗至熾坐
此耳江漳初設兵備諸臣經畫 通道置驛故其盜區
漸弭自省城而下江狹濶險宋初泉人避之於北門而
往有驛二三鳳龍溪入福此其故道可攻也倘軍門移
鎮而尋故蹟於大田德化置驛則山路四達可無盜賊
憂矣宜爲鎮者八若以戶口稅賦論之雖無贏於福而
福有三司臺院加以軍門總兵民不勝其疲矣而泉爲

開府雖其愚民一時或恐煩擾而福獨匪民可使有不
均之嘆乎然供備皆入郡所萃軍門多巡他郡豈能常
居此如居此則視之如家必多方經畫不惟城池如金
湯之固而舟車所會冠蓋所集儼然齒於上國矣宜爲
鎮者九夫泉自宋鹽場多於他郡而番舶於此置司故
其郡爲獨富餘力及於橋道而寺觀甲七閩今科甲雖
侈於昔而橋道之類多廢則其富盛不及昔者尙多耳
邇者番舶爲漳所移而鹽利興之未 吾必得開府畫之
則令重而民遵以遏外夷則舶可興 以復古制則鹽利
可通於地方所益良多而軍興可以 佐費矣宜爲鎮者

故移鎮莫善於泉爲山海皆可區處也茲第就閩而論之若經畧之遠者如舊軍門汪道昆所奏福廣共設總兵鎮漳潮二省各副總兵則福居五寨之中而廣居三路之中聽其調度爲宜然溫福之間尤爲上游要路元末方國珍逋而入閩明朝湯大夫潛而取閩皆是道也島夷入必先此今雖陸寇稍戢安保後下事乎一當有事則猶增總兵矣此一時權宜之術而非可以常設者也若令副總兵於南灣而掣別於二省奔馳於一隅則其不便亦甚矣且南灣孤山延袤旣廣而無衛所非所以壯形勢也無論瓊崖儋萬立州郡於孤島中

及嘉禾涪州孤嶼而各立守禦所南灣可不爲之所乎故必移衛及所方可以重帥府以藉其犄角其如繁費何哉夫潮今有柘林守備以控南灣而漳有銅山寨足以扼其吭喉但當邊將簡卒峙糧益治艦而左右會師漳下潮之大城潮上漳之元鍾使接壤之粵不得蟠以爲窟漳於銅山而北至擔嶼以會涪嶼涪嶼會南曰於平海南曰會小埕於南交小埕會烽火於西洋烽火出北蒲門以會溫之金盤而南下亦如之此其大勢也視寇之所在而總兵往赴之賊在溫而鎮烽火賊在潮而鎮銅山禦不使入此定策也安用總兵而待寇以煩

民乎且湖海各有叅將其事權與之頡頏而兩部遵奉不一其文移尤難行於州縣蓋視之猶贅旒也然昔漳南設叅將爲有湖寇耳北路重地僅設守備所轄本衛二所小埕水寨卽在定海所外有警輒明所城而罪則不之坐蓋以陸藉口爲其無與於海卽守備之賢者無以行其令矣宜改守備爲叅將而管烽火小埕二寨防北戶而重鎖鑰南叅將則管浯嶼銅山二寨爲之聲援而山海俱聽其令興化守備南日水寨南北叅將皆得調之方如常山蛇勢首尾及中擊則皆應矣是故加副總兵不足爲南路重而改設叅將所以重北路者大則

總兵居中而轄二叅將如命左右手五寨皆所提學而臂指之勢成矣况廣綜理亦密而足爲守助乎宜罷副總兵於彼此各使否者宜爲之處而重其事權若城池諸費皆不可緩者也

郭造卿閩中兵食議

今夫浙廣沿海其府有衛如金衢詔南諸府不近海者惟以守禦所而閩延邵汀建非海郡皆有衛建之衛且二其視浙均多於廣矣雖守禦所視二省去半然閩地隘如此足矣有二都司五水寨舊額共馬步官軍四萬八千二百餘員名視浙之三萬九千九百餘員名廣之

三萬九千四百餘員名視浙尤多自昔然矣則外非踈而內甚固今軍丁雖減而食多留以充餉况州縣弓機其兵又萬餘乎機兵每名有加二分之一者弓兵每名有減二分之一者以所加減之食充餉又有機若干各全以充餉者此外備用存留有丁料及倉糧折色浮糧餘剩魚課寺田海田商課之租稅并諸司之罰鍰皆可

卷六

福建六

七

足之兵自無不足之食兵食之外亦無不足之費其所
以不足者客兵未除也客兵爲用則軍衛州縣之兵皆
無用矣於客毋論加食第儉之而曰二分其所歲費已
爲額外况宥家行糧及將領之猥瑣乎夫閩昔藉於浙
其將領良故其兵足恃也今殊於昔矣而藉之猶故此
何異於闔閭之宮皆以之爲孫武之師泝上之衆亦以
爲淮陰之士也耶是以有限之財而養無賴之兵矣則
浙之兵宜除不可不早計也或曰子所言者兵之常經
倘賊過萬餘則何以禦之夫海寇則海兵浙廣之不如
閩久矣山賊弄兵乃專藉客兵攻之然其扼塞未閉歲

月徒困不如土兵海內皆然以土兵而當山寇亦未見其不足也至於大勢若不可支亦以土兵未練不得不藉客兵聲威耳至收功而土兵居多倘能練又何患乎今閩無事且勿過計但經常而爲之理先正名而責實可也名曰旗軍補羨丁而勿侵冒名曰弓機還舊額而勿於減勿充餉之故而盈縮巧取勿團操之故而虛蠹歲月則名實覈矣此在司戎司牧者得人以練之蓋非言之所能盡也誠圖表裏之策畫急緩之宜順遠近之勢制輕重之權則卽在閩土自分主客如上四郡凡沿江浙廣之界勿召召延建邵汀五衛延二守禦所及連

城清流歸化邵武泰寧建陽建安甌寧南平將樂龍溪順昌大田永安沙縣十五縣之軍兵選四千爲四營分四道於四府下四郡一州凡沿江浙廣之界勿召召福興漳泉六衛龍巖一守禦所及古田永福閩清懷安侯官仙遊德化永春安溪南安寧陽長泰南靖平和龍巖十五縣之軍兵選五千爲五營分五道於四府一州各道監之爲之調度農隙則闔罷而歸寇警則檄至而集隨軍門總兵所往卽爲標兵策應赴伍則優常給遠征則加行糧其不召者各守其土爲主而征者爲之客土海小警則各就近而調如海寇猖獗則上四營援之如

山寇猖獗則下五營接之各邊疆堅守如故此非奇正之術乎其間通變尤存乎人自非大亂未有全閩皆寇區也倘又不支而用召募仙鄉各有強丁有餉而自有兵事已則散歸於田畝邇來所慮在海其舟卒尤爲易集不待甚練亦可以戰兩舟交鋒匪勝則敗四面皆水非但背水已也同舟爲命吳越同心一舟自爲一家一隊自爲救援必兵士衆乃不疲於更戰然實在舟楫壯而衝壓不動鏢石多而擊殺不竭尤以火藥火器爲威多蓄則益勝矣其至要莫如辨風色潮期取上風上潮以戰失此雖十萬不能以敵千餘經年多募亦無益也

賊每避下風入島以待順風之月乃出當先期預防之過期則可罷矣此皆因意外以保萬全稍變通而卽足用安事張皇而他借乎或曰軍興非但兵餉而城堡樓船器械開謀賞卹之費計當安出乃不可誦夫閩語有云三山六海一田田儉則賦儉所有餘鹽僅足爲民生需取之而充國計雖什百之一二然舍是非桑孔則無可爲矣故閩承平不爲不安有事不爲不危何者兵集餉難况一切之費乎故軍興而加賦此爲救解之術當莆中郡被言官閩人陳懋觀林潤曾承芳上言閩餉多賴之時用兵二萬八千共銀二十八萬餘兩半戰半守

守食如常數戰者日給四分一年十四萬四千兩但不
戰且羅縮其餉而乘之出入十萬餘足矣常賦亦已足
供而與民休息外此則閩業不出魚鹽舊魚米三萬一
千九百六十餘石宏治中折之石爲銀三錢五分民甚
便蓋萬餘兩也然海未嘗盡變桑田人未嘗久廢網罟
而課失徵更無得問何故 明初之籍覈於校尉嚴甚
自海島內調民失業多年所爲他姓豪奪而輕重失均
逋賦者衆且惟備衛所用不關自有司吏胥爲政而多
乾沒是以籍存而戶逃絕官設而令廢格也嘉靖末民
愈起海爭訟日衆乃取而充餉檄問其賦則額多亡失

卷六

福建六

七

而戶逃絕者半吏亦莫能究竟之矣詎知戶雖絕而地
有主惟闈者無稅輸者無業課之失徵往往由此漁戶
王甯所以奏而欲釐之也茲欲繕故牘以舊年爲始必
滿其額且新授禮勿究久占之罪勿追已年之利開其
首匿與之更始彼此叅覆通融而配戶絕地存承其地
者代之不必盡復於本里地奪戶在當其戶者存之不
必遠償其舊課清於官者聽之質於私者聽之民雖紛
爭務得大體其無地手取謂之浮業廢絕者多一切蠲
之以所增補所闕但地若干則稅若干海縣不必於取
贏山海亦可以過半矣乃定真冊乃立之甲有正有副

以科其衆如戶口版籍十年而重編之若隆慶之元福清令所釐及萬歷初惠安令之重編可鏡已河泊所官之設最不均者如莆田之數不及沙縣與福清彼二邑者其所各一而莆以三故當裁也漳之海縣有米而不設所何也把縣雖弊其制猶存獨泉屬縣尤非舊制蓋漁課網罟與海扈等地本不相侵制其存已爲扈者曰所其米重爲蕩者田畝其米次之他爲網罟諸業利薄故米尤輕今泉之扈蕩在課冊者少而多竄於黃冊豈制哉地非有力者不能蓄小民旣課於所而又納其地租故民賞私而負會至煩縣爲之徵加以灣甲又餉兵

船不勝其苦此所當清理者也然悉理不過萬餘茲其少者耳鹽舊十萬五千三百餘引而泉有其六故所轄場七而泉有其四是倚辨於泉爲視輿之上里福之海口牛田爲多也久之私鹽白易售入倉者雜黑商無獲不肯冒爲而支守者苦之因援折米折銀潯美泗州涪州爲三所軍餉惠安輸之運司此因丁夫之便未必商人所樂從夫商初往遼海爲轉道顧以閩海爲寇哉今海口三場甚便商惟以引爲名其八場旣寡且異雜賣於商無與丁夫如故事支吾亦無帶財更費之苦曩泉若此則固不廢矣惟會者不察其故遂以三場折引視

泉三四倍半引視泉三十餘倍故議增其價溥美最重
溥泐次之惠安又次之據法鹽則折則盤當毀今不毀
第取其稅而奏比漳浦漳浦之抵地浮末民非竈戶地
非場屬盤三萬有奇可權五百兩泉權宜加之乃其八
僅僅不能半漳浦且藉口於竭澤之嗟此其故難言之
矣惠安合不恤衆議所著政書具在倘因而請復其舊
不亦蹇乎然閩鹽之引視廣將倍之而歲入三萬其轉
輸萬有二千非惟課不之及而餉相去尤甚此又何也
蓋廣初行嶺右南湖又達江右五郡而南贛兩廣軍門
之所取餉閩近千置內初惟出之西路今益以東南二

路其行鹽亦惟數縣汀州以去西路遠以爲南贛借行
廣鹽漳之遠鄙亦數轂於潮矣其課纖澁有由然也今
之興者爲國患計但當考其所以費而後知其所以興
者矣泉四場之引共六萬五千奇原輸者如數已足軍
食費今又北海中半合其先納三錢其願爲上游三路
者與其復舊通行舊引之積久者亦待此分部疏增至
六錢則子母賦之年不下數萬不必召遠商而漳泉之
人昔苦鹽壅闕其利微渺今價倍而得高貲彼將爭先
爲之矣如泉以爲不可興則廣昔之廢者海北諸場今
奚嘗不復通之耶此計部言官所以齶齶不已而行之

存乎人非人則言無益耳汀鹽運之福漳雖令甲以汀爲閩行鹽地而卒難行者其勢於潮爲便矣汀通福溪有四縣險遠通漳惟永定其由陸則益難潮自三河至武平所而陸由羊角水可百里入會昌下贛此間道也由潮而至上杭經稅至汀爲正道陸有二道一由古城下贛一由四水入撫過此則多淮鹽矣是河雖非產鹽之區而實爲通鹽之路亦江廣之咽喉爲閩西外府也宋時通之寇且踵作而必禁之寧詎能乎蓋汀行廣鹽宋守所奏大順復廣鹽通行正德都御史王守仁復申請矣故凡入汀境往會昌者武平權之往瑞全者上杭

權之或往撫者長汀而薄權之固商至願也若閩往者勿權爲原行鹽地以寓抑彼申此者漳柳營江通汀原有掣驗所今改巡司而利廢矣若聞汀不權閩商當樂從此而往閩鹽因以漸復實相濟而非所以相厲也福興之鹽身有轉運司而其以船爲量視海內之弊最甚其說最長存之未論凡閩鹽得劉晏輩理之歲可得十餘萬今第善通之一二萬有之矣然此亦常課也而操奇莫贏於市舶泉有市舶提舉司在水仙門外宋元祐初置後廢

崇寧初復置南渡時罷而復置其提舉多儒紳爲名吏

者衆而所來之國必所市之貨具於志可考泉在宋富饒本此白元以夷人提舉而諸夷爲虐人或懲之因廢市矣 明初立市舶司七年罷仍復之爲琉球入貢其國與泉之澎湖山直而受貢於此不使外夷窺省城猶浙置之寧波是也後番舶入貢多抵福州河口因 朝陽通事三十六姓共先皆河口人也故就乎此而內官提舉其事成化都御史張瑄奏移省城內則失策矣尙有進貢廠懷遠驛於城外使臣容其入見餘則停居於驛而今此禁盡弛貢夷縱橫城中矣浙嘗有日本廣有佛郎機之變琉球今雖恭順不可不預爲防也閩因罷

諸番市而利皆歸於廣漳人垂涎而引廣夷入境正德廣之禁嚴番舶入漳泉而廣失利於是兩廣都御史閩人林富奏言通之有四利語在奏疏中而舶復通焉嘉靖初革市舶內官而言官因請并罷市舶善哉尙書鄭曉之言也所當罷者內官非市舶也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聖訓雖絕日本而浙福廣三市舶不廢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夷狄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貴抑奸商使利權在上可謂訐猷矣朱統之忠清卿執所不敢輕議特審盡未

宜此海邦之所追嘆也卽今浙閩夷禍爲酷而廣多其
土酋市夷之助虐者寡則可概見故漳之安邊館初爲
禁之今爲通之而海澄爲縣乃戢其明效見覩也第漳
聽其便而無重臣爲轄利之所叢其害之藁乎不如復
祖制市舶仍立於泉移安邊館於此焉而軍門鎮之
貢使由此八省而藩臬可以亟遣他番如宋舊規許通
其互市而權從廣例此又出魚鹽之外其利如川方至
以佐軍興而奇贏所操多矣噫民之常賦不加魚鹽處
之得宜而市舶又善通之何不安生而爲盜乎

郭造卿閩中分處郡縣議

卷九十六

福建

三

古制盜賊者惟用良二千石及健令制之耳今守令
主餉而權旣輕且閩邇來郡各分以守巡則郡守權益
輕矣但閩視沿海諸藩爲小戎衛最密寨及羅列經畫
可謂至備矣第郡縣因循處置尙多乖方故自海害猖
獗他藩破縣者有之而郡破自興化始興化本唐游洋
鎮隸於泉州莆田縣宋初以游洋山寇屢作乃分而爲
軍其制郡有四等曰府州軍監此特以比下州耳元列
爲路今因爲府爲其科甲盛也科甲旣盛則徭役多復
而田產踰制細民日困考閩隨攻隨陷未有如興化者
元十餘年間因土酋引夷讎殺而陷路城及二縣者各

三四次流毒福清惠安數百里爲墟邇倭變旣陷府又陷平海而仙遊堅守幸不陷蓋國小民貧而力不堪矣舊志言宜降爲州有所爲而發也郡人御史林潤憤臨城之變上疏請惠安及福清益之而二縣不聽乃罷夫惠安屬泉自縣至泉一驛耳至興則二驛也舍近就遠不聽固宜福清至宏路驛之省之興各經一驛俱一百二十里然就會城訟獄徵納卽可峻事安能往興而復至省城奔走而重勞乎故汪中丞戚都護議於待賓里迎仙寨江口爲縣割福清近江附之時閩中所屬凡請置五縣漳守善幹濟而寧洋海澄縣矣江口及福州之

水口福寧之穆洋者不果固郡州守之不力亦其地勢審度未宜也夫江口置縣者謂其江廣深凡六十有四關舊寨爲城以據之則福興之間賊難於奔突耳然江口百餘家其地如覆盆不足以居衆民第關寨垣爲堡以扼長橋或於橋中爲高關如泉之萬安橋則寇不能徑踰矣此江又爲莆田福清之界北岸卽福清光賢里離橋不能半里許當漆林之南有枋頭當驛路旁地有中左右三區面臨大江其民業海慣於濱濤合三區爲縣治其中區而左右翼之地不改闢爲城可千餘丈民不改聚爲廛已二千餘家寇至扼以長橋關寨而此城

負山帶河勢不能猝攻二郡可無流突憂矣在福清宜
割安香光賢南口江陰及臨江下鄙昔之不聽者通縣
非數里也莆田宜割廣業待賓奉谷武盛新安里共爲
一縣蓋福清自蒜嶺邑以南言語與莆同婚姻與莆通
其川合於江而蒜嶺諸山爲限宋莆中圖經序云莆地
褊迫由蒜嶺而南有爲諫大夫者居漆林云則是地原
屬於莆惜圖經無可考矣莆田之屢陷多由東北隅未
陷之先未嘗不增城建臺而不知於此置縣外失其重
險故也賊由海入多是東北今有此縣不惟民由江海
至縣便利於府而武盛里有平海衛嵌頭巡司新安里

有莆禧所吉了巡司爲水寨地奉谷里有青山巡司待
賓里有近仙巡司福清江陰里有壁頭巡司光賢里有
蒜嶺驛俱當屬之是一衛一所一水寨五巡司一驛以
控江海之間而縮轂福興之口雖有增者不過四五里
而其險壯蓋有金城之勢矣第枋頭有縣迎仙巡司可
革南曰里原與福清隔九海以其遠島而棄之故調移
其民居於枋頭等地而於興則近地也旣縣枋頭則當
復其故里以待舊民復業焉江陰里亦孤島也昔幸免
於調移而設壁頭巡司守之今二百年民安業如故况
南曰爲舊水寨地可不移迺仙寨以控海上乎且以江

陰里觀之則福清昔所移者南日海壇二里海壇周圍數百餘里其地可爲一大縣視之嘉禾浯洲去同安爲近乃浯洲嘉禾不移而民安業如故今海壇之民盜耕百餘年居民數萬戶而爲土豪私賦稅海寇常憚其強悍而不敢犯之矣其民旣不可復豈可委而爲大寇之資乎昔同安之古浪大登諸嶼同海壇南日徙矣而成化六年奏復邇年軍門又稍徵餉於海壇昔所調移者散處他里已久而常賦不闕則此又起新賦矣若反江陰時和永賓平北等里一二近嶼其時同移今爲民所盜種者一比古浪大登而復之則福清雖見割數里而

海壇旣復原分爲上下二里四都八畝及江陰等近島爲賦視今所割數里相與福清民以海爲業當鼓舞而無不從矣以縣言之倭寇陷縣未有如福寧戊午夏陷寧德秋陷福安壬戌冬陷壽寧政和四境皆陷而州亦僅僅免者耳然寧德福安爲其通海故陷壽寧政和屬建寧府居福寧之內而亦陷者二縣常往福寧盜鹽販徒因以勾引倭寇而入也元末紅巾則由建而往陷福寧矣是此四縣者其勢爲存亡者也寇平之後建議州北當政壽之界於穆洋立縣以控之不果而戚總兵以福寧雖直隸州而事權不如府重實保束東甌爲賊首

人之區也乙卯由此而破仙居其遯亦必由之匪惟屬
閩實以漳浙三面獨突海中爲閩第一重地若增賦穆
洋再割附縣益之而可陞爲府議者駭之矣彼嘗平寇
往來至熟尤嫻於兵事豈無見而言之哉余嘗考之江
之南安府秋米二萬石共轄六十廣之廉州府秋米二
萬六千石共轄里七十有六而福寧州秋米二萬八千
五百餘石帶轄二縣共一百二十八里若以爲府過南
安廉州多矣且其廣四百五十里袤九百六十里閩中
府大者疆域未多過之矣興化外縣惟一而此外縣二
旣陞爲府則州爲縣凡三縣其視興化通轄尤多爲府

未嘗不可也若割近縣附之則當以政和壽寧政和本
寧德縣之關隸鎮也但宋陞爲縣而益以建安五里而
屬建寧久矣壽寧又政和福安二縣地景泰六年所置
也其不屬福寧州者爲去州遠耳而壽寧東南至福安
之界八十里越政和而越府甚遠宜割以界福寧可也
又按古田杉洋去縣百五十餘里昔議設縣不果乃設
福州捕盜通判一員鎮之以治寧福政壽松溪一帶破
徒今頗寧戢猶慮竊發官本遙制竟非久治或割數里
以附寧德等縣而福寧爲府以制之此則杉洋通判可
減也若壽寧附之而穆洋可勿設縣但府治本州僻在

東北壽寧杉洋以爲遠矣度其地里中無如福安東南至州二百里南至寧德二百里西北至壽寧二百里將數穆洋城費而廣其故城公署費而爲府宇及學然入府既有衛而此亦移衛但如廣高州之帶海惟設千戶所協守禦而神電衛在外縣則此移所而衛可以不移矣州如明初仍爲福寧縣此其大畧也期疆域旣均而保障爲壯閩之東北山海皆賴以安矣福州府屬當倭寇後水口地方爲轉運分司上郡鹽徒所聚倭寇廣兵過之屢經焚劫矣羣小乘倭肆志兵備之舟方艤而彼挾刀鼓楫莫敢誰何故時議建縣爲自延至省凡經六

驛沿岸而無一縣故至盜賊充斥載考是地爲古田舊縣今水口驛其故地也蓋閩溪石多灘急至此稍緩而下無石灘舟楫可集延福驛路至此適中其設縣固宜原議移閩清縣於此雖省張官置吏但閩清至此六七十里爲東北極界而其所轄畝里多在西南去此二百里不便將割侯官閩清等地爲之可矣但此地峻坂臨岸惟有驛地頗寬水寬如帶後扼高山越衢度水岑巖出水而居縣須有城衢外之屋俱毀城中一帶甚逼後跨崇嶺虛而難守故竟不果良有以也然此地有轉運分司有驛及遞運所未嘗無官得賢分司治足矣今所

掣驗者造舟爲梁而已水勢至此已平當石灘之上有能累石爲堆以木爲梁不過一百六十餘丈當不難於定寧城外之長橋者也且多富商願助者衆課釐之贏猶足佐費永無每歲繕舟之煩而扼橋掣驗猶便羣小之舟莫模矣故縣不設永爲失策也福近懷安縣宜城矣第考長樂難轄百五十里舊縣治在敦嘉里上元初移於今治而城外爲江卽閩縣之界今長樂如子蓋失半身也且石界曰營前江至長樂爲近去閩縣爲遠又過峽江民甚不便長樂之東北閩縣之東南皆濱大海閩縣所轄最遠西至海一百九十里至長樂縣一百里

勢不能以遠控宜自峽江以南近里割與長樂長樂之有左臂不惟追徵勾攝爲便而江海之防尤利矣又歷考閩屬自明朝來每因寇亂設縣卽定建寧之設壽寧延平之設永定大田漳州之設漳平及近日寧洋海澄而無不定者獨汀州當三省之交成化六年設歸化而其地盜少十四年設永定而竊發間有者蓋南連潮漳而北上抗三圖皆寇藪也適日乃靖者贛分大埔而又立平遠耳平遠未立之時程鄉立太平營城設撫民通判主之官無常居不實撫卹乃因立爲縣則有司存而其學校祀典鄉飲酒禮民日由之遂漸從善而歸治

若當數十年一亂一徵其糜費錢戮無算何如一勞永逸而化其爲衣冠文物之區乎故平遠立而潮賊寧矣余嘗志汀前汀守吳興徐公當寇猖獗未遑立縣乃建議立撫民館於三圖通抵賊巢本爲權宜之術也然近日三省山寇數十年一作及剽有數十年之安惟三圖百餘年無秋冬間不嘯聚屢撲而不馴服其山林險密尤異他區隣省山寇共推之爲主耳叅將俞大猷嘗至上下水諸寨共民七十三戶上狀言三圖溪南東接永定西昆程鄉北仰上杭南聯大埔四通而易誘惑恃險不難作亂雖設撫館要之不如縣便且峰市附近又通

閩廣要路地雖褊小猶可以爲善國上下水間有河坪地勢寬廣山溪環抱堪築縣城就近撫治宜割上杭來蘇三圖四縣溪南三圖永定溪南一圖四圖共五里丁米爲縣如昔永定之例大猷上其議未行或以在二縣之民以割地爲難其費出於汀屬有司又以擾民爲詞不知此方未寧二縣及府首受其禍禍旣寧先獲其福矣或以官多爲費不如將盜賊之地養泊賊之官以設官之擾省用兵之費蓋有久利而無害者此今三圖餘黨雖就撫而叵測若汀分上安民此一方最急論弭盜絕源在三省尤先者也卽割二縣地而動一府費官所

必從者第行之何如耳來蘇各圖田糧爲他圖所已收
割者宜從地而歸新縣雖紛爭之門已杜而舊城之賦
實減上杭旣分永定矣而猶爲河坪於四十里割其一
恐稱不給長汀有五十九里宜割附近上杭之平源丹
溪等圖二三圖補附之不患乎不均矣共和坪今方移
撫民館築城其中不如就而立縣如平遠之立於太平
營者爲便旣已有成而縣公署借上杭河稅用之足矣
夫此數者皆屬大計但郡縣幸亂已定則息肩而稅
駕匪以瘡痍未復爲辭則以繭絲未蕃爲慮夫先陰雨
而綢繆可也旣漂搖稍寧可不爲禦侮計乎邇之力任

寧洋海澄者豈不良二千石哉以次第籌之河坪有垂
成之勢江口當亟興之役而懷安之減長樂之增百利
而無一害第勿因循斯成矣福安之策尤大見目前者
爲迂籌日後者爲切則俟之君子焉

郭造卿防閩山寇議

夫山寇防建邵延汀有守巡都司守備足賴矣第閩八
國家版籍二百餘年矣苞桑之策正宜承平預之在內
山寇第其小者耳若境外大寇必當爲之所唐之入閩
也自虔入汀而元亦破汀關先入則於建而邵延因以
不守元末紅巾寇起則先入邵國初之入也邵建及海

比四道焉海道所入今 守烽火矣其初定 先置上
四郡之衛延在內地而延汀邵爲邊疆汀之長汀隘嶺
爲僻道其府衛一邵之光澤杉關爲間道其府衛一獨
建有二道於崇安曰分水關於浦城曰仙霞關政府衛
二而以行都司鎮之仙霞關當浦城之衝天兵再入乃
克是以夷浦城而關人屬浙之江山取犬牙相制意也
至正統有處寇奏築成化十年加以守禦所而崇安及
光澤邇年因流寇繼城矣但衛所初建多因亂後民不
足守而召募以充之耳今則民居繁庶而軍餘丁亦衆
可以別移乃株守則非也宜如北塞邊關因山據險爲

城建寧二衛各移一所出守分水杉關衛所皆行都司
所屬也分水杉關其地可以作城杉關雖屬邵而府惟
一衛不可輕調故調之建寧焉既有以守禦卽其官以
譏察而二關巡司自可以省矣卽將省巡司弓矢十年
之費可以於垣又十年之費可以置營又十年之費而
公署罔不備矣但仙霞旣屬浙而閩於梨嶺等地宜相
形制以立重關而移浦城千戶所鎮之浦城閩浙捷徑
行者視分水杉關猶衆彼各有驛而此無者蓋分水爲
大關中歷江西銘山廣信玉山乃接浙之常山爲三藩
所取道邵武杉關雖僻於浦城而出則江西建昌各以

一府當之耳崇安浦城皆建所屬江山常山皆衢所屬故減一路爲省費計不知由江山浦城者多則由崇安常山者少矣而由分水者惟江右之所取道耳二道分往其費亦分且廣信亦省而皆受其利矣浦城在宋有臨江漁梁大湖益亭四驛則在江山必有驛蹟可知非惟便旅人亦以杜奸宄也此三關者因浙江軍門各居省城去遠故爲之過慮焉而汀不慮者爲有南贛軍門障之且隘嶺天塹數卒當關可阻况入隘一舍卽爲府衛者乎崇禎十二年三月給事中傅元初請開洋禁疏言今軍需孔亟徒求之田畝加派編戶此亦計之無如

何也然利害有宜割割時勢有宜變通如閩中洋業禁會奉明旨然臣閩人也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疏議謹譯其概則又未始不可採行者臣請得按論之萬歷年間開洋市於漳州府海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二萬有餘兩以完閩中兵餉至於末年海上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盜賊劫掠兼以紅毛番時來猖獗奪取船貨官府以聞朝廷遂絕開洋之稅然語云海者閩人之田海濱民康主理無路兼以飢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男女束手受刃子女銀物盡爲所有爲害尤酷近雖鄭芝龍就撫之

後屢立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靜而歷稽往事自王直作亂以至於今海上故不能一日無盜特自甚不甚耳海濱之民惟利自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甌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爲市紅毛業據之以爲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機之夷見我禁海亦持貨私至鷄籠淡水之間地與奸民關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卽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皆臣鄉之大可憂者蓋海外之夷有人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羅東埔諸國其國產

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需而東洋則呂宋甘夷佛郎機也其國銀山有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若販呂宋則單得甘銀錢是兩夷者皆好中國綾羅雜繪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緞疋服之以爲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觔值價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菓品諸物皆所嗜好佛郎機之夷則我人百工技藝有揆一器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先後招徠東西二洋八貢之夷恭謹信順與狡悍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夷各加留已與佛郎

機爭利不相得曩雖經撫臣大創初未嘗我怨一心通
市據有臺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於奸民矣夫利
歸於奸民而使公家歲失二萬餘金之餉猶可言也利
歸於奸民而使沿海將領不肖有司因以爲奇貨掩耳
盜鈴利權在下將來且有不可言者竊謂洋稅不開則
有此害若洋稅一開除軍器硫磺硝磺違禁之物不許
販賣外聽閩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絲客江西陶人
各趨之者當莫可勝計即可復萬歷初年二萬餘金之
餉以餉兵或有云可至六萬而即可省原額之兵餉以
解部助邊一利也沿海貧民多資以爲生計不至飢寒

窮困聚而爲盜二利也沿海將領等官不得因緣爲奸
利而接濟勾引之禍可杜三利也倘以此言可採則今
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仍於海澄縣之月港或開於
同安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歸有定灣不許竄匿他泊
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盜督稽查而該道爲之考覈歲
報其餉於撫臣有出二萬餘之外者具册報部以范弔
用臣鄉弁鄭芝龍屢立奇功旣受延世之賞仍責以海
上捕盜賊詰奸細使人與船無恙計年量加陞賞竊考
有采之季市舶司實置在泉州載在舊制可考廣東香
山灣亦見有稅額闊廣一體耳此非臣一人之言實閩

省之公言也伏乞勅下閩省撫按查洋禁可否盡閉開洋果否無害有利廣詢泉漳士民著爲一定之規庶奸利可杜兵餉可裕矣

瑤人楚粵爲盛而閩中山溪高深之處間有之漳瑤人與虔汀潮循接壤錯處亦以槃藍雷爲姓隨山種插去瘠就腴編荻架茅爲居善射獵以毒藥塗弓矢中獸立斃其貿易商賈刻木大小短長爲驗今酋魁亦有辦華文者山中自稱狗王後各畫其像犬首人身歲時祝祭族處善讎殺或侵侮之一人訟則眾人同一山訟則眾山同常稱城邑人爲河老謂自河南遷來畏之繇陳元

卷九十六

福建六

三

光將卒始也 明初設撫猺土官令撫綏之量納山賦其賦論刀若干出賦若干或官府有征勦悉聽調用後撫者不得其人或索取山獸皮革遂失賦官亦隨廢往往聚山爲患若往年南勝季志甫輩之亂非猺人乎今山首峒丁畧受約束但每山不過十數人鳥獸聚散無常所法網當寬之爾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六終

敕文



珍版